

中原 突围

2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

ZHONGYUAN TUWEI

001393 C

中原突围

第二辑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

出版社

中原突围

第二辑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6插页 223,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1106·172 定价：（平）1.05元
（精）1.75元

目 录

关于中原突围.....	任质斌	1
周恩来同志指挥我们战斗.....	任士奔	5
董老在宣化店.....	孟 远	16
李司令员赴汉谈判记.....	肖健章	20
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同美蒋的斗争.....	郑绍文	28
战火中的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刘子久	37
糧 食.....	李 实	41
一场特殊的战斗		
——回忆中原解放区的善后救济工作	吴 显忠	54
三千里路云和月	邹作盛	65
抢渡丹江	简佐国	84
冲过荆紫关	冯 牧	91
云横秦岭	向辉宇 刘治华 黄 祝	96
踏破秦岭千里雪	石德和	102

武当山中的日日夜夜	吴昌炽	124
难忘的冬天和春天	沈甸之	138
打不散的兵	戴汝平	153
京汉线上的三天两夜	秦耘	164
一个红色笔记本 ——关于伤员北运的回忆	袁文	171
虎穴归来 ——回忆中原突围中的五师楚剧队	仲翔	182
鱼水相依上延安	杨在知 王克律	201
怀念巩德芳同志	陈效真	218
钢铁战士许明清	林源萍	228
忆林桂华烈士	易鹏	240
送情报	陈枫	248
陕南日记摘抄	许道琦	257

关于中原突围

任质斌

中原突围是我党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将要开始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原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区主力、制造新的“皖南事变”阴谋的重大胜利。

中原突围是一个壮举。从中原突围开始，展开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地希望国共两党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地消除日寇侵略所造成巨大创伤，重建家园，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适应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实现团结合作、和平民主，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曾一再表示，愿将我党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和中原地区的部队撤到苏北、皖北和陇海路以北地区。我中原军区也曾派出代表多次与国民党谈判此项撤离事宜。但国民党当局当时过

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妄图凭借他们的优势兵力和美帝的支援，以发动内战来摧毁我党的力量。为此，他们调兵遣将，以三十万之众，企图象发动“皖南事变”那样，首先包围、歼灭我在战略地位上比较突出的中原人民解放军，然后，再向我华中、华北、西北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则有一股强大压力压我们向国民党迁就退让。在这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我党我军对于国民党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全面内战，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还是挺起胸膛接受敌人的挑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我国当时严峻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无比的勇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指示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当年六月底坚决突破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向其他解放区转移。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一关键时刻的重大决策，不仅充分显示了非凡的革命胆略，而且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分路突破了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包围，转战于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和秦岭之间，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杀伤了大量敌人，牵制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使之不能在原定时间里转向华中、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区进攻。在半年多脱离根据地的外线作战中，中原人民解放军虽然遭受一定的损失，但其基本力量是保存下来了，并有先有后地转入华东、西北和晋冀

鲁豫解放区。经过这些解放区的支援和补充，以后又成为打击敌人的重要力量。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解放区的配合下，以艰苦奋战的行动，向敌人表明：敌人梦想吃“皖南事变”那样的甜头是永远不可能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经高度评价了中原突围的胜利。

曾经有人怀疑过：中原人民解放军丢了原有的根据地而转移到其他解放区，那能算胜利么？历史事实回答：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保住象中原解放区这样的“飞地”，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敌人的力量同我们的力量相比，敌人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处于武汉外围的中原地区，又是敌人的心脏要害，敌人是势在必争的。即使中原解放军能打更多的胜仗，也无法保住原有的根据地不丢。这从一九四六年冬华中人民解放军在苏皖地区虽曾七战七捷，但仍不得不转移到山东的战例中，即可得到旁证。

还曾经有人说：中原突围以前的中原人民解放区，共有五万之众，经过中原突围后转移到其他解放区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减员这样多，还能算胜利么？回答说：国民党在中原突围以前和突围过程中，是想全部消灭我中原人民解放军的，但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在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作战后，却把部队的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并且在转战于汉水东西、大江南北的斗争中，拖住了大量敌人，使之不能北上、东进，增强对华中、华北和西北解

放区的压力，更何况中原部队在数量上虽然减员不小，但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重返江汉的实践证明，在质量上却大大提高了。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当然，从某些具体环节来看，中原突围的斗争，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失误的。在突围以前，领导思想上是否存在有对于进行外线作战——特别是对于到鄂豫陕崇山峻岭中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的缺陷？在突围的过程中，个别部队在指挥上是否有优柔寡断的缺陷？在突围以后转移到晋东南休息整训时，是否有未能从战略意义上大张旗鼓地宣传突围取得的重大胜利的缺陷？如此等等，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时，主要应从全局来观察，而不应以小非大，只看枝节，不看整体。

中原突围已经过去三十六年了。历史的客观进程，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史实可为见证。让我们永远记住在中原突围中牺牲了的先烈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吧。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而奋斗不息！

周恩来同志指挥我们战斗

任士舜

一九四六年五月，正当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向我中原部队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由于周恩来同志的积极斗争，美蒋代表被迫同意成立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进驻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监督停战。

我是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曾经幸福地跟随周恩来副主席从武汉到宣化店，同美蒋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却一直铭记在我的心头……

周恩来同志在宣化店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阴沉的武汉，大雨滂沱。早上八点钟，以周恩来同志乘坐的吉普车为主导，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六十余人，分乘四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向宣化店进发。

战后的公路坑坑洼洼，吉普车颠簸着缓缓向前。雨点拍打着车窗，荒芜的田野，饱经战祸的村庄，国民党为包围我军而修筑的密集的碉堡群，不时从车前掠过。周恩来同志身穿草绿色军呢制服，

双臂交叉在胸前，靠在车后座上，凝神地望着战火中的中原大地。

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滠水支流上涨的河水，冲断了公路上的桥梁，把通向河口、宣化店的公路拦腰切断了。

吉普车、卡车在黄陂县的十棵松河岸边一辆一辆地停了下来。

从抗日战争开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命令以前，这一带一直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游击区，现在却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地。在这里，蒋方人员以为他们可以张牙舞爪，大显威风，立即找来当地的国民党乡、保长，大声吆喝道：“你们怎么让水把桥冲断了？快些想办法把汽车弄过河去，不然，当心你们的脑袋！”

乡、保长急得满头冒汗，四处找人。原来，农民见到穿黄军服的国民党军人，早都四散跑开了。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乡、保长跑回来，摇头叹气说：“一个人都找不到，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这时，蒋方代表王天鸣到美方代表白鲁德面前咕噜了一阵，走到周恩来同志面前，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周先生，您看是否转回汉口，等水退了改日启程？”

周恩来同志早就洞悉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到宣化店视察，他对王天鸣没有答理，却转身问我：“小任，你有办法吗？”他知道我原是黄陂县委书记，对这一带是熟悉的。

“好，我找人！”我接受了任务，立即找当地群众，告诉他们党中央的周副主席来了，是到宣化店去的。大家听到这消息，竞相传告，首先是韩家楼子的，然后是其它湾子的人，从树林里出来，簇拥到周恩来同志身边，象欢迎亲人似的纷纷向他问好。

雨后初晴，木兰山一派葱郁。周恩来同志面带笑容，亲切地问道：“乡亲们，我们要到宣化店和平谈判，你们有办法帮助我们过河吗？”

“有办法！”人群中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爹，围着汽车一打

量，首先点名喊出了十来位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又派人到湾里拿来绳子、抬杠，然后，他组织大家把吉普车捆绑停当，打着赤脚，喊起号子，一辆、二辆、三辆、四辆，硬把吉普车都抬过了河。

人民群众这种对待共产党同对待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在场的一位美国记者十分惊讶。他举起照相机，一连拍下抬车过河的几个镜头，然后竖起大拇指，用中国话说：“奇迹，奇迹！”

当美蒋方面的人员被农民背过河后，周恩来同志这才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河边，乡亲们急忙跑过来争着背他。

周恩来同志恳切地说：“乡亲们，你们为了争取和平，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今天，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了。”说着便由警卫员陪伴着，一步一步地趟进水中。河水越来越深，渐渐地淹没他的腰部。浑浊的波涛在他胸前翻涌，他却微微含笑，镇定从容，终于安全地涉过河水，到达了彼岸。

周恩来同志涉水渡河走了不远，因为漫水干流山洪更大，冲断大桥，当晚只好住在姚家大湾贫农雷绍忠的家里。

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群众疾苦，吃晚饭的时候，特地到厨房揭开锅盖，看这家人吃什么。当发现锅里全是野菜时，他喊警卫员把随身带的口粮倾入锅中，煮成野菜粥，和这家人同吃。雷绍忠感到过意不去，周恩来同志却笑着说：“我们是一家人，就应该同吃一锅粥啊！”

第二天山洪退了，我们发动姚家大湾的农民群众，把吉普车和卡车抬过漫水干流。当晚，在河口长途汽车站，周恩来同志和我都住在站长办公室里。虽然经过两天来跋山涉水的辛劳，他仍然神采奕奕，详细地向我了解中原地区情况，关切地询问新四军第五师几位领导同志的身体健康状况，了解我们在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听了我的详细汇报以后，他继续问：“我们一路经过的那座大山是木兰山吧？”

我说：“是的。”

周恩来同志感慨地说：“木兰山，是黄麻起义军转战的地方，又经过抗日战争，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抬车过河这件事，足以说明人心的向背罗。”

周恩来同志在房中踱着步子，煤油灯把他高大的身影映在墙上。他一边走着，一边向我分析形势，对我的工作作了详尽指示。周恩来同志说：“你原来作地方工作，打游击。现在，你的战场转移到谈判桌上来了，这也是战斗嘛。中央很关心五师和这一带的人民，我们要求和平转移，国民党方面始终阻挠。我们应该在谈判桌上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推迟内战全面爆发。但是，我们决不能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善心，我们的态度仍是立足于打！谈归谈，打归打，谈判决不能妨碍打仗，这是首要前提。你必须学会善于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打仗，懂吗？”

“我懂！”这时已近午夜，我劝周恩来同志休息，他却叫我先睡。等我一觉醒来，他还在翻阅着文件、地图。这时，公鸡啼明了。

五月八日上午，我们继续朝宣化店进发。

明媚的阳光在大别山脉的层层山梁上抹上了一层金辉，山峦更加葱郁。我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这时，锣鼓声声，鞭炮齐鸣，宣化店的人们都为周恩来同志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周恩来同志下车走向欢迎的人群。李先念、王震等中原军区领导同志一一迎上前来，同周恩来同志亲切握手。

宣化店是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山镇，四周青山环抱，竹竿河从中流过。河的东岸，是宣化店大街，中原军区司令部设在那里；河的西岸，有一所中学，早年是“湖北会馆”，这时成了接待外宾的国际招待所，接待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三十二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和工作人员一来，就都驻在这里。

周恩来同志在宣化店一直逗留到第二天早上。他一下车，就亲切地接见中原军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战士，提醒大家肃清和平

麻痹思想，立足于打，准备突围。并在谈判桌上，率领我方代表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英勇机智地同美蒋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他们作出让步。九日上午，送别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同志找我说：“周副主席很关心你，你一定要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决不能辜负周副主席的期望。今后既要随时请示，又要在策略允许的范围内独立思考。同美蒋代表打交道，不准泄露机密，不准暴露策略……”

听着王震同志的叮嘱，想起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我激动地说道：“请相信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欢迎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到来，九日晚上，中原军区在竹竿河东岸的大礼堂里举行欢迎晚会。李先念同志致欢迎词，恳切地表明了我党坚决维护和平的态度。他说：“我们中国唯有和平才能有民主，唯有民主才能变落后贫弱的中国为进步的富强的新中国；只有国共两党的团结，全国各党派的团结以及社会贤达的团结，特别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团结，才会有和平。和平的具体表现就是团结。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团结得很好，真正实行人民所能接受的民主政协决议，那末，中国人民是可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

李先念同志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一位来自武汉的《大刚报》记者，走到我的面前，激动地说：“李将军讲得好极了！我是随周恩来将军来的，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现在兄弟才清楚，谁真心维护和平，谁是战争狂人，请相信我的笔吧！”

与我们的态度相反，国民党方面却剑拔弩张，不久就露出其狰狞面目。五月下旬，敌新十五军四十五团突然发动进攻，抢占河口东北我独立二旅控制的一个制高点。独立二旅旅长张体学同

志立即向三十二执行小组送来备忘录。我邀集美蒋代表开会，把备忘录当面宣读，并向蒋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蒋方代表陈谦说：

“任中校，根据我军报告，是贵军向我进攻……”

“备忘录呢？把你们的备忘录拿出来吧！”

“这个，这个，……”陈谦支吾其词，无话可说了。

我要执行小组到现场实地调查。貌似公正的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不得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三方代表一起到了河口。美蒋代表为了拖延时间，制造假象，他们一唱一和。比如，陈谦叫累了，要休息一会；哈斯克要煮咖啡喝。就在我们停歇在河口的时候，国民党的汽车又一辆一辆地载运士兵向北开去。我指着汽车向陈谦质问：“陈上校，请看这是什么？”

我和美蒋代表分头把张体学同志和国民党团长请来，一同到了被敌人抢占的那个制高点上。山顶上有两道战壕，北面朝宣化店方向的那面，是国民党军队新挖的，南边我军原挖的战壕，却被他们用土壤上了，旁边还有一座新坟。

陈谦跑到一个国民党军官面前耳语了一阵，转身气势汹汹地向我说：“我代表我方向你方提出强烈抗议！请看这道战壕是朝北的，这证明这里本来就是我军防地嘛。”

我从他们刚刚填上的战壕上抓起一把新土，指着他们挖的战壕说：“这道工事是你们刚刚挖的，你们把我们的工事填上了。那不都是新土吗？陈上校，不必掩耳盗铃了吧！”

陈谦为了摆脱被动的窘境，继续大喊大叫：“是你们进攻我们，你们还打死我们的郭排长，他的坟就在这里。我要求为死者哀悼！”

我说：“还是首先查清楚，这里本来属于谁，是哪一方进攻吧！”

三方代表派人把伪保长找来，要他证实哪方发动进攻。

这保长认得我，当陈谦向他挤眉弄眼时，他看着我，胆怯地

低下了头，连声说道：“我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枪炮子弹天上飞，我们都躲在屋里，不敢看。”

我说：“你听枪声是哪边先响起来的呢！”

保长说：“开始是南边打枪，以后山上响枪，又打到北边去了。”

三方代表都作了记录。

国民党部队进攻我军的真相查明了，我走到坟前说：“我们应当对郭排长的死表示哀悼。你们的士兵是不愿意打仗的，郭排长也是不愿意打仗的。抗战八年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郭排长本来不愿意打仗，发动内战的好战分子却命令他向我方进攻，结果他被打死了，他是死于发动内战的好战分子手里。我们应当对郭排长的死表示哀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士兵们，再不能替好战分子当炮灰了。”

听着我的话，国民党士兵都流露出难过的神情。这时，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站出来说：“任中校，请不要作共产主义宣传！”

“我说过一个共产主义的词吗？我只是要求和平。”我说。

三方代表来到国民党部队营房开会。在会上，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终于宣布调查的结果是：国民党新十五军四十五团首先向我独立二旅发动进攻，抢占了我制高点。

张体学同志接着发言，限令国民党军队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撤出侵占去的我军阵地，否则，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内战的责任，将由蒋方全部承担！

经过这次现场视察的谈判斗争，美蒋两方乱作一团。哈斯克上校骂陈谦无用，陈谦埋怨国民党军队是笨猪。第二天，陈谦偷偷溜回汉口。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消息指出：“三十二执行小组正待回宣化店开小组会议，陈谦又不经小组同意，擅自返汉，致使小组工作停止七日之久。”及时揭露了蒋方阴谋。

突 围 前 后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在蒋介石密令其部队集结，准备全面进攻我中原部队的时候，三十二执行小组的蒋方代表为探听我方动静，突然提出备忘录称：“据了解，共军集结，准备突围。”这真是恶人先告状。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向我进攻，我们为什么不能突围呢？但是，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我退还备忘录，严厉驳斥说：“纯属造谣！”蒋方代表的试探没有结果，美方代表白罗素中校赤膊上阵了，他求见李将军。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李司令员仍在宣化店，就说明我军没有采取突围行动；如果李先念同志不在，就说明我军的确准备突围了。我向竹竿河对岸的中原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后，回答美方代表：“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其实，这时李先念同志已率领主力部队和中原军区机关向西接近平汉路运动，留驻宣化店的是张体学同志率领的部队。二十九日上午，白罗素中校又找我，说“要向李将军送药，向李将军表示慰问。”“盛情难却”，我只好再次转达。过了一会儿，驻守司令部的同志回电话说：“先念同志非常感谢，欢迎白罗素中校立即前来。”于是，我陪同美方代表白罗素中校和随行人员，跨过竹竿河上的木桥，来到了东岸。这里一切如常：操场上，我们的战士们有的出操，有的唱歌；司令部里，干部们正在学习。白罗素中校进入李先念同志的住室。

先念同志从床上坐起来表示欢迎。

“呵，李将军，听说贵体欠佳，我们深为挂念。这是美国最新药品，愿将军早日恢复健康！”

先念同志对美方代表的“友好关怀”深致谢意。

回到河西的执行小组驻地以后，美蒋代表和工作人员一个个喜形于色，看起来他们坚定地相信，我军对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